

十五家年譜丛书

第
二
函
十
冊

胡文敬先生年譜

胡文敬公年譜序

顧端文與子書云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布衣却成了大儒連科目亦無用處識得此意一生真受用也至哉言乎吾誠慕兩先生既爲康齋年譜今又爲敬齋年譜敬齋文集余子積編輯草略併其行狀墓誌亦不附載行事不能詳攷生平力學躬行嚴毅清苦與其師康齋無異故爲麗澤堂學約序謂海內道明德尊足爲師表者康齋先生一人而已確守師訓可想師若弟窮居閭淡不求間達而澤物覺民之念流衍充溢大易所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厪厪於兩先生見之婁克貞陳白沙皆受業康齋亦皆有所立然接師門正軌者終推敬齋焉光緒丁丑七月朔

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傭書

胡文敬公年譜引用書目

本集

明刻

正誦堂刻

乾隆間餘干刻

明史

理學宗傳

明儒學案

江西通志

胡文敬公年譜

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傭編

明宣宗宣德九年甲寅公生

公姓胡名居仁字叔心號敬齋饒州餘干人始祖檢閱公
泰川人隨宋高宗南渡居進賢之歸仁鄉後徙臨川白玕

六世祖斗南公徙餘干鄒店九世祖日新公徙梅溪本集
移居

父子儀讀書教授鄉里號竹友先生母王氏兄弟二

人長居安次卽公也

參本集先君墓誌

十年乙卯二歲

英宗正統元年丙辰三歲

二年丁巳四歲

三年戊午五歲

四年己未六歲

五年庚申七歲

七歲受學於家塾言動類成人塾師異之

理學宗傳

六年辛酉八歲

七年壬戌九歲

八年癸亥十歲

九年甲子十一歲

十年乙丑十二歲

十一年丙寅十三歲

十二年丁卯十四歲

十三年戊辰十五歲

十四年己巳十六歲

代宗景泰元年庚午十七歲

二年辛未十八歲

三年壬申十九歲

是年從于世衡先生準受春秋學本集與于先生書

四年癸酉二十歲

五年甲戌二十一歲

是年讀小學有感於是往受教於臨川吳先生之門乃知古聖賢之學以存心窮理爲要躬行實踐爲本故德益進身益修治平之道固有諸已是以進而行之足以致君澤

民退而明道亦可以傳於後世豈記誦詞章智謀功利之可同日語哉本集與于先生書

弱冠奮志聖賢之學從吳先生

游後遂絕意科舉築室於梅溪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不干

人事

明儒學案

六年乙亥二十二歲

七年丙子二十三歲

是年從吳康齋先生往閩

見本集婁克貞芸閣記

英宗天順元年丁丑二十四歲

二年戊寅二十五歲

三年己卯二十六歲

四年庚辰二十七歲

五年辛巳二十八歲

六年壬午二十九歲

是年三月吳先生至公里題其居曰禮吾書舍本集與邑宰書

七年癸未三十歲

八年甲申三十一歲

公有麗澤堂學約序云方今海內之士學明德尊足爲帥表者康齋先生一人而已愚往復從游數載彷彿有以得其依歸但相去遠不獲常親炙恐離羣獨學終無以成德也於是乃與同志構麗澤堂相與肄業其中蓋本易兌傳君子以朋友講習之義也凡學於此者謹德行明義理持其志敏其功期底於成庶乎麗澤之益爲無窮矣本集

閔案公與邑宰書云壬午吳先生賜題禮吾書舍因其地而寫號焉今歲同類漸衆屋狹難容舍後有空間麥地五六餘畝可作學基復有義士某等願舍田換易以成其事某學雖疏寡敢不竭盡心思推廣師說以爲多士之倡而作興之任實在於賢侯云云則知此堂之作當在此一二年

憲宗成化元年乙酉三十二歲

公有移居記云年十二三隨親居安仁之大原今二十載矣終以其山川偏逼無以託子孫於悠久近得梅溪南五六里有地曰福壽墩墩屹立於地數仞兩溪交流於下墩之西寬曠數里四山遠聳中有高爽之地數畝可卜居焉

至於平疇可供耕種山林可供樵爨長岡可供溪水可漁
固足以爲理生要務逮夫暇日或縱步於平道或登覽於
高峰或盥濯於清流足以暢素懷而遂幽志於是與兄
居安請親命而遷家焉乙酉冬移屋數間覆檐以茅壘壁
以泥周屋以土爲塹而雜植竹木於上蓋取其功之易成
而不費亦予貧賤之所樂也本集

二年丙戌三十三歲

是年二月丁父憂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柴毀骨立非
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動依古禮參史傳及學案喪葬之儀
悉依古典不苟卜兆爲鄉里鶻兒所阨不得已而訟之墨
衰以入公門識者知其爲特立獨行之士而不識者咸非

笑之

張吉居業
錄要語序

三年丁亥三十四歲

是年二月葬父於梅溪下

四年戊子三十五歲

是年丁母憂 先是父服闋後僉事潮陽李公

李名齡

延主

白鹿書院講席甫定規約會丁母憂歸

續白鹿洞學規六則

一正趨向以立其志

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人求多聞時惟建事
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孔子
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

於藝 子曰古之學爲己今之學爲人 子以四教文行

忠信 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成 謇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公明儀曰文王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又

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周

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

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

過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

亦不失於令名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

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程子曰天下第一

等事不可讓與別人做程子自十五六遂厭科舉之學慨

然有求道之志 古人惟務修德而已有德者必有言韓退之因學爲文而求其所至是倒學了 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人爲志 呂氏稱程子甯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一善成名 橫渠先生曰二程自十四五脫然便學聖人 橫渠張子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入堯舜之域關中學者翕然從之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者必如聖人而後已 尹氏曰吾學聖人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之聖人所行吾當行之故力排異端以扶正道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 朱子曰爲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

昨日爲鄉人今日便要爲聖人須竦拔後方始有進今
日克念卽可爲聖明日罔念卽爲狂矣 古之學者始乎
爲士終乎爲聖人 爲學先須立志志旣立然後學問可
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 世之志利欲者與志理
義者自不干涉志利欲便是趨禽獸之徑志理義便是正
路鄉里 痣於科舉自幼便見得輕 今人不去講義理
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等 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
於正而無他 聖人教人無非講明義理以修身然後進
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
也 此道理與生俱來今人棄了都不理會浮生浪死甚
可惜 南軒張先生曰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惑

不爲文采眩不爲功利汨庶幾可以言讀書矣

愚謂聖人設教無非因人固有之理而品節之使由是而學焉則德無不明身無不修矣今之學者有氣高者則驅騁於空無玄妙之域明敏者類以該博爲尙科名爲心及其下者不過終於詩句浮詞以媚世取容而已未嘗知有聖賢之學也夫聖賢之學得之於已可以成善治美風俗興教化三代可復也或者以爲聖人之道高遠難至非後學之所敢及殊不知有生之類其性本同但聖人不爲物欲所昏耳今學者誠能存養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則天性自全聖人可學而至矣聖人豈隱其易者反使人由於艱難阻絕之域哉又有以爲道學固美但非世俗所